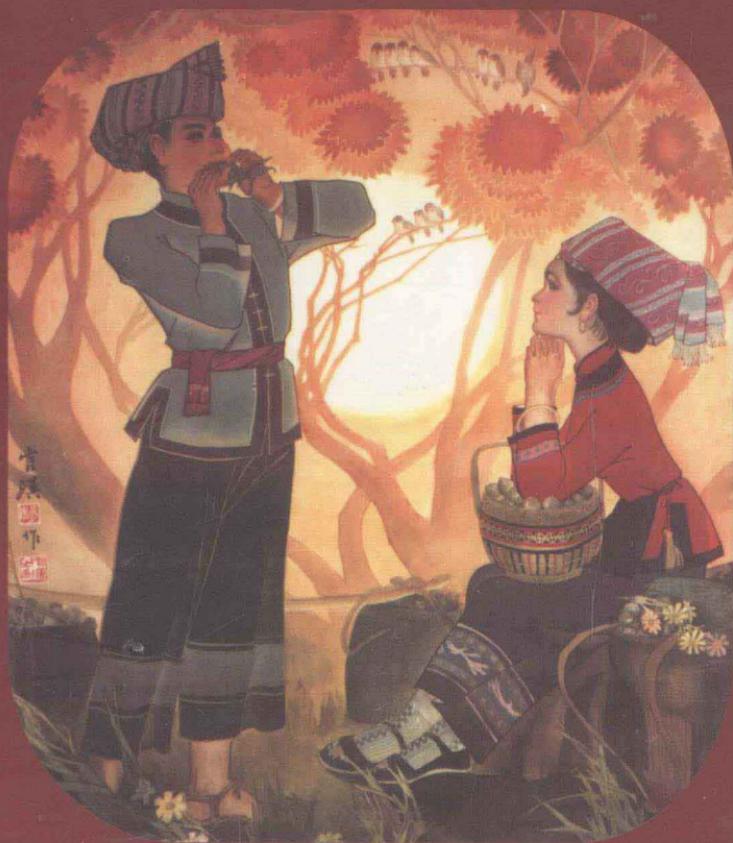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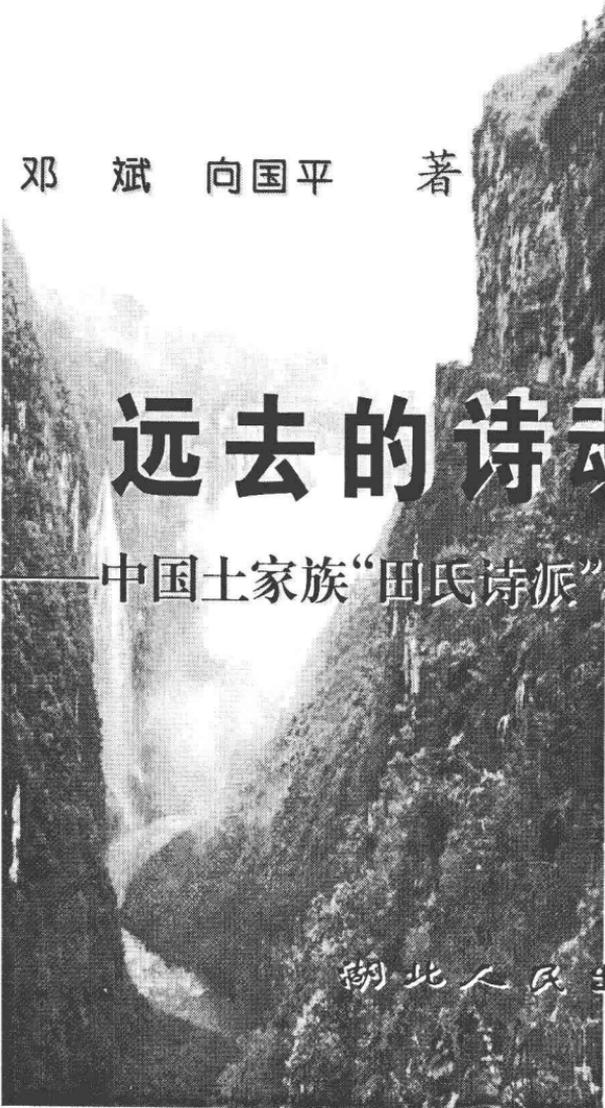
邓 斌 向国平 著

远去的诗魂

——中国土家族“田氏诗派”初探



湖北人民出版社



邓 斌 向国平 著

远去的诗魂

——中国土家族“田氏诗派”初探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远去的诗魂

邓 斌 向国平 著

出版
发行：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印刷：恩施日报社印刷厂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印张：11.875

字数：296 千字

插页：14

版次：2003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 000

定价：22.50 元

书号：ISBN 7-216-03642-5/I·312

网址：<http://www.hbpp.com.cn>

序

李传锋

读罢邓斌、向国平同志著述的这部《远去的诗魂》，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我得承认，此前我对土家族历史的了解是远远不够的，这部书让我大开眼界，我为土家族田氏诗歌世家在明末清初能取得如此之高的文学成就而备感骄傲！《远去的诗魂》的成书与出版，是中国土家族研究和湖北民族文化史研究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

由五十六个民族构成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大家庭，土家族是这个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湖北省的土家族人口接近200万，占全国土家族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土家族的先民——古代巴人的一部分，就在鄂、湘、渝、黔边地开拓疆域，繁衍生息。土家族、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和睦相处，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居住在清江、酉水、溁水流域的鄂西土家族是整个土家族的重要组成部分。田氏土司统治容美（属地主要在今之鹤峰县、五峰县），有史可查的已有600余年。因其处于一个东接江汉、西依巴蜀、南临潇湘的地理位置，土司制度的建立和完备，实际上是中央王朝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客观上促进了这一地区的相对稳定和发展。

雍正皇帝曾在一份奏折上批示：“楚蜀各土司，惟容美最为

富强。”田氏土司时期，其文治与武功都是令人骄傲的。珠江口虎门炮台，在抗英战争中壮烈殉国的土家族英雄陈连升父子，就是从古容美土司版图的鹤峰大山慷慨从军的。他们的崇高气节，使今天的凭吊者无不感奋。土家族不只是以勇武强悍而著称，也以注重文化教养而为世所称道，土司时期即有不少子弟被送到江汉地区求学。至今，你去古寨民居旅游，还可以看到当年石刻墨写的“训子格言”：“试看那读书的千人景仰，不读书的一世无知；读书的如金如玉，不读书的如土如泥。”

1704年，曾在京师供职的汉族诗人顾彩到容美游历，对容美土司的兵、刑、礼、乐以及风俗、文艺、山川名胜进行了详细考察和记述。他与土王晨歌夜弈，咏诗作赋，历时半载，几乎如痴如醉。他后来写成《容美纪游》刊行，热情地向外部世界形象描绘了这一处土家胜地。由此可知，在明末清初，于崇山峻岭中，出现一个辉煌的土司诗人群体，也就不足为怪了。

这个民族在生存方式上表现为自我谦让和顺应，政治经济的进步为文化的快步发展提供了可能，容美土司以开放而宽阔的胸怀，重视与汉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与粘连，又善于吸收其他兄弟民族的先进文化，充实和发展了自己。在文学和艺术方面，鄂西土家族是一个以能歌善舞著称的民族。古代的梯玛神歌、毛古斯、傩堂戏、竹枝词，以及传承到今天的风俗节庆文化和独有的摆手舞、跳丧舞、哭嫁歌、地方戏曲、山民情歌等，各以其独特风格和艺术魅力成为土家族传统文化艺术的精品，在中华民族文化长廊中占有耀眼的一席。

以“田氏诗派”为代表的土家族作家文学是一份特别值得我们骄傲和珍视的遗产，它开创了我国西南诸民族文化史的诸多第一。从明万历年间，田九龄首开诗风，其后涌现了田宗文、田玄、田圭、田霏霖、田既霖、田甘霖、田商霖、田舜年等一批著

名诗人。诗人辈出，诗集不断，吟诗赋文作为一种世家风尚代代相传，蔚然成一种少数民族文学奇观。田氏土司跨明清两朝，历百载荣衰，写下了数以千计的诗作，在湖广颇负盛名，在土家族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属罕见。

田氏诗歌世家所取得的成就，是两个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结晶。土家族以开放的心态，打开山门，走出去，请进来，自觉融入华夏文化洪流。他们利用司主的便利，出山游历、求学、延请汉族文人进山讲学、与汉族诗人唱和，开了文化交流先河。如果说“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是汉族歌风与土家先民迥异的明证，则中国诗歌史上的奇葩“竹枝词”，就是土家族与汉族文学交流的光辉结晶了。曾引起汉族文人极大兴趣的“巴人踏蹄之歌”如今谓之摆手、跳丧，还有哭嫁长调，乃是土家人对生命体验发出的天籁之声。田氏诗歌和土家歌哭现象一样，闪烁着巴人神坛投射过来的那缕远古祥光。

田氏的诗歌与戏剧同生同长。最值得注意的两个人，一个是被誉为开创“田派诗风”的田九龄，一个是集其大成者的田舜年。田九龄非常重视戏剧、音乐，不仅自己咏诗作词，而且直接培养组建戏班，在土司地盘内推行戏剧的创作演出，“江汉风流化不群，管弦久向日边闻”。容美土司的戏剧活动到了田舜年一代就趋于繁荣与完善，以至能运用多种声腔演出名剧《桃花扇》。

田九龄曾浪迹天涯，洞庭云梦、蓬莱钱塘、金陵吴越、祁连西宁，以文会友，对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主流文化极尽珍爱，表现了鲜明的承袭与创新关系。“田氏诗派”既师法唐诗有拟古倾向，又受当时诗风影响，广纳新意，独抒灵性。如其“各言其所言”的主张，反对因袭前人、照猫画虎，主张“异地神交”、“旷世相感”，这都是非常了不起的艺术见解。

田舜年则是一个最早阅读了几百年保存下来的全部田氏诗歌的诗人。他集田氏九位诗人之作，将近 3000 首诗辑录成《田氏

一家言》煌煌巨著。从严守升、顾彩、孔尚任等诗人名士与之大量的酬唱诗可见，田舜年的诗歌艺术品位已不同凡响。他的诗歌、散文、史论、文论、戏剧等著述极为丰富。顾彩称田舜年辑《田氏一家言》，“巴楚名士争相传阅”。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明末太守严守升亲自为《田氏一家言》题序，还有南明相国文安之也对田氏诗歌进行过大量评点，分诗集作评作序，推崇备至。田舜年归纳经验，深化主张，回头审视田氏一族数百年诗歌创作，所发诗论应是权威的。严守升久居容美，是读田氏诗歌最多的汉族文人，他在《田氏一家言》序中说：“展览一过，真堪与坟典丘索竞爽千秋”。他说田舜年“克昌世业，刚大塞于天地，而诗文又冠绝古今”。他寄人篱下，虽有溢美之嫌，但从他的文学主张和艺术造诣来看，他对田氏诗歌的充分肯定决非言不由衷。田氏诗歌艺术上承唐宋诗词之精华，又得民族民间文艺之滋补，对家乡山川景物、旖旎风光、民族风情、家国兴衰，无不展现出一种民族心性与气质，体现出对汉民族的族间依恋与文化认同，客观上也展示了土家族源远流长的文化底蕴。

“田氏诗派”各位诗人的诗歌创作，明显的表现出一种向古人学习，向汉族诗人借鉴的倾向，这一方面说明他们对唐宋诗文所达到的文学高峰的肯定与景仰，另一方面也是当时中国主流诗风对他们的影响。我们今天来赏析田氏土司诗人的作品，不很在乎他们模仿唐诗或是学习汉族诗人究竟达到了怎样的高度，珍贵的是，诗人在这种学习中对于民族生活的直觉体验和认知，诗的精神意味直接来源于诗人对“当时”的真实状态的审视。他们的诗歌创作从民族民间采撷了大量鲜活素材，通过诗的经营和审美，至今仍然能传达出丰富的民族文化信息，也给此后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中国文学史是多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但由于地域、语言、

文字、战乱等原因,有许多光彩夺目的瑰宝未能被著史者所关注、所发现。“田氏诗派”的诗歌成就虽未被文学史所载,但其时代性、民族性、地域性、个性风格、自成一家之言的体系与成就,在民族文学丛林中是特别值得称道的,也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为之骄傲的。《远去的诗魂》不仅仅是对土家族诗歌历史的研究,不仅仅充实了土家族文学史,而且补充和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学史,对建构和丰富多民族的文学史、文化史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本书的作者满怀深情寻找民族精神的家园,既从土家族古朴悠远的文化历史、汉土文化交汇的历史大背景、诗人世居于兹的山川景物等方面论述了“田氏诗派”产生、发展,自成“一家之言”的过程,又从具体的史料、典籍、作品来发掘梳理“田氏诗派”的总体特征和各个诗人不同的创作之路和诗艺之美,对田氏诗歌世家诸诗人的诗歌创作进行了认真选读和阐释、鉴赏与品评,以丰富的史料多角度论证了五百年前至三百年前鄂西山区出现的诗歌盛况,这在文化史、民族史、地方史等方面均有创获。

这是一部有学术价值、有理论深度的著作。邓斌、向国平两同志都擅长于小说、散文,因而《远去的诗魂》用富有诗意的文笔,对田氏诗歌重新认识,做到了思辨与描绘的巧妙结合。文体活泼,体式多样,避免了呆板,给人以阅读快感。读罢此书,我感到最大的遗憾是,田氏诗歌世家的作品五失其四至为可惜。如果全部作品能保存下来,数珠论玑,称其为“田氏诗派”,其理由就更为雄辩了,但愿研究者能有更多发现与补充。本书对田氏诗艺的分析和把握,赏析很强而研讨稍嫌不足。这些问题瑕不掩瑜,希望作者在再版时对这些问题加以完善。

2002年12月5日

(作者系当代著名作家、编辑家,现任湖北省文联常务副主席、党组书记)

专家评语(一)

张永健[中国新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湖北省文艺理论家协会副主席、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田氏诗派”自田九龄发端至田舜年编纂成煌煌巨著《田氏一家言》，历时近两百年。田氏六代出了九位诗人，且人人有诗集，实乃中国家族文学之奇观，这在中国文坛上是绝无仅有的。其作品品位之高、文辞之美、成就之大，在我国少数民族文人文学中是少有的。正如邓斌、向国平两位作者所言：“实乃千古中华文坛之盛举，土家民族之骄傲。”

《远去的诗魂——中国土家族“田氏诗派”初探》一书，既从土家族古朴悠远的文化历史、险峻优美的生存地域环境、汉土文化交汇的历史大背景等宏观方面论述了“田氏诗派”产生、发展自成“一家之言”的复杂过程，又从具体的史料、典籍、作品等微观方面论述了“田氏诗派”的总体特征及各家之特有的诗艺诗风之美，是一部融土家族文化历史、田氏诗派、土汉文化交汇于一体的兼具民族史、文学史与文化交流史意义的著作。其主要特点为：

1. 对田氏九位诗人诗作的选录与论析，以及九位诗人在土家族文化史甚至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地位都作了科学的和恰如其

分的分析或评价，其评价是中肯的，令人心悦诚服。

2. 对田氏诗派与汉诗、汉文化、汉族诗人、文人的交往、友情及亲缘关系作了深入细致、言之有理、持之有据的论述，有些是过去鲜为人知的。

3. 史料翔实，情文并茂地论述了土家族文人的家族诗歌史与汉民族文化、与土家族民间歌谣的关系。

4. 以大量的事实论述了以田九龄为宗师的容美土司文人文学（主要是诗词）从一开始就注意继承、效法了从屈宋李杜至明清前后七子、公安派及孔尚任等汉民族文学传统与儒家道德传统；田氏诗作实际上是土家族少数土司家族文人倾慕学习汉民族精神文化的产物，然而，他们又自成一家，别有其土家族的人物、事件、精神风貌和山光水色于其间，独树一帜。

5. 著作中有许多论点甚为精辟，例如，“通观田玄的诗作，我们可以看出：艰难的政治时局把他磨炼成一位治理较为清明的政治家，家族文学的环境又奠定了他在‘田氏文学世家’中承先启后的地位。他既是田九龄、田宗文一样落拓不羁、感时伤怀的诗人，又是田世爵一样政治上颇有建树的一代土司司主。”再如：“从田九龄、田宗文的创作实践中可见，对于一个自身只有语言而无文字的民族来说，能够如此开放与成熟地吸收汉民族文化为己所用，既体现了具有数千年积淀的中华汉民族文化的强大感召力，也充分说明了容美土家族文化先贤敏锐的洞察力与难能可贵的开拓意识。”这些论述在论著中如星罗棋布，使整部作品熠熠生辉。

总之，本著作具有充实土家族文学史和丰富中华民族文学史、文化史的重大意义，对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振奋民族开拓进取精神是很有价值的。

专家评语(二)

於可训[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省作协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主任、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少数民族诗歌曾做出过重要的贡献，但历来的研究者对此却关注甚少，致使许多重要诗人、诗作和诗歌创作流派，在浩瀚的历史典籍中，湮没无闻。邓斌、向国平同志，极尽艰难，从土家族的历史文化和文学典籍中，发掘出了一个重要的诗歌流派——“田氏诗派”，对文学史研究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是一个重要的贡献。两位作者以丰富的历史史料和深厚的理论功力，全面地论述了“田氏诗派”产生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系统地梳理了“田氏诗派”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深入地揭示了“田氏诗派”历史文化内蕴，并对“田氏诗派”的艺术价值和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历史地位，作出了实事求是的判断和评价。与此同时，两位作者在研究中还十分关注“田氏诗派”与土家族的历史文化联系，以及在这一诗派的创作中所反映出来的土家族的民情风俗和文化习尚，对民族史的研究和民间文化的研究，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希望两位作者的这项研究能够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使其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深化。

专家评语(三)

何联华[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理事、湖北省毛诗研究会副会长、中南民族大学教授]:

《远去的诗魂》读后,受益匪浅。首先,我以小诗《读〈远去的诗魂〉感赋》为贺:

八峰鹤起晓云开,迭嶂层峦紫气来。
“世守容阳”藏虎地,“历唐”田氏出雄才。
诗魂六代飘然去,鸿著“一家”锁洞埃。
邓、向新书拂晦气,土家璞玉耀琼台。

《远去的诗魂》是一部好书,是一部用民族的心志、历史的眼光、文学的激情和学术的精神写成的一部有特色、有深度、有价值的好书。它对土家族文史资料、尤其对“田氏诗派”的诗歌作品,进行深入的发掘和搜理,对其艺术成就进行认真的鉴赏与品评,努力阐发其丰厚的文化底蕴,从而复活了土家族历史文化的“不死鸟”。《诗魂》从民族文化理论高度,对古代土家族诗人群体作了系统地发掘、探讨和研究,多角度地论证了作为特定诗歌流派的“田氏诗派”在历史上发生发展的条件,这在少数民族研究史上是第一

次,因而,对建构和丰富多民族的文学史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1.《诗魂》为土家族历史文化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诗魂》对土家族历史文献(含口头传承)、文学史料,尤其是“田氏诗派”的诗歌作品,花大力气进行了广泛、深入地发掘、搜集和整理,并从不同侧面对他们作品的艺术成就进行了品评和鉴赏,努力发掘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为土家族文化的积累立下了汗马功劳,为古老的土家民族寻找民族精神家园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2.《诗魂》对少数民族文学理论和多民族的中华文学史建设具有学术开拓意义。

《诗魂》从民族文学的理论角度,对古代土家族诗人群体作了系统性的发掘、探讨和研究,并多角度论证了作为一个诗歌流派的“田氏诗派”在历史上发生、发展的条件,这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史上是第一次。“田氏诗派”作为一个跨明清两朝历时二百多年的诗人创作群体,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因此,对其发现、研究的确立工作本身,就具有重要的学术开拓意义。

3.《诗魂》文体活泼,具有可读性。

《诗魂》在语言概括和文字表述上,注意将思辩与描述巧妙结合,因而灵活多样,章法多变。如第二、三两章共七节,从节次标题到每节内容,都用富有情感和思辩色彩的语言,夹叙夹议,品叙结合,既有文献史料的发掘披露,又有诗歌作品的品评赏析;既有感性的描述抒发,又有理性的剖析论证,因而文本活跃,体式灵活,避免了呆板枯燥的学术格调,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4.在土家族文化研究史上,首次探讨了“田氏诗派”与历史同时代或前后其他诗歌流派(如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和公安、竟陵的反复古主义等)的某些联系与区别,并归纳提炼出“田氏诗派”的某些风格、特色与理论主张等,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专家评语(四)

谭邦和[湖北省古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文学院副院长]:

《远去的诗魂》是一部极见心血也颇有才华且毕现作者学术功力的佳制，既是对土家族诗史的独到研究，也是对中国文学史著述的重要填补，在民族史、文化史、文学史、地方史等诸多领域，都有创获，其学术价值十分重要。作者以对土家族历史和现实的爱心与责任心，以对土家族地区山水风情的赞美心，以及学养深厚又极善审美的文心、诗心，饱含深情，写土家族田氏诗人及其诗歌，颇能拨动读者心弦，令人生著者本色是诗人之慨叹！

《诗魂》一书在当下文学史著作中别具一格，别开生面。

诗人远去矣，而诗魂永存，作者深情之召唤，必能在当下诗歌的寂寥中引起深远的回响。愿吾土吾民承先贤诗心，谱写新篇，再创辉煌！

跨明清两朝睹百载荣衰筑就心路历程

传祖孙六代成一家之言谱写人世悲欢

田氏诗派 中华文坛之盛举

容美秘史 土家民族之奇观

鹃啼猿咽三千曲 多被尘封土埋

惊心迸泪十二卷 几化逝水飞烟

高风拔俗 重振大雅家国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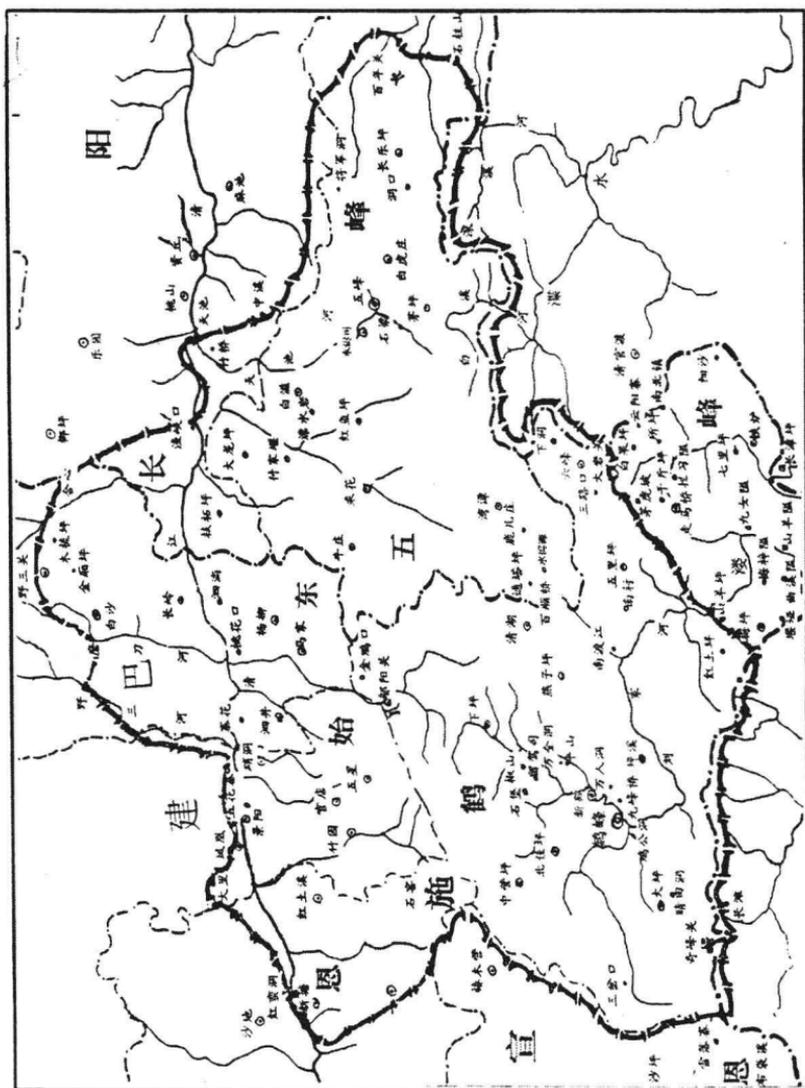
铁骨凌霜 命体物骚古今叹

虽可信 岁月悠悠歌未老

但堪悲 诗魂渺渺更远迁

为求得“方瞳待辨荆山璞”

再唱响“传吾诗书百代艰”



古容美土司位置图

目 录

序	李传锋	(1)
专家评语(四则)		(6)
绪论 土家族·容美土司·“田氏诗派”		(1)
第一章 “田氏诗派”形成的地域文化背景		(12)
第一节 从“廩君之先,故出巫诞”到 “自汉历唐,世守容阳”		(12)
第二节 从“巴人踏啼之歌”到“有淇 濮之艳”的“竹枝词”		(19)
第三节 从田世爵“严课诸男”到田舜年结 集《田氏一家言》		(33)
第二章 “田氏诗派”六代传承的诗人群落 及其诗作(上)		(43)
第一节 “冲融大雅”:“田氏诗派”鼻祖 田九龄		(43)
第二节 不幸早夭的“风人韵士”田宗文		(62)